

## ※ 荒木見悟教授逝世四週年紀念專輯 ※

# 追憶荒木見悟先生

難波征男\* 著 金培懿\*\* 譯

### 一、先生自身對《佛教與儒教》的評價 及其學問性開展

荒木見悟先生之博士論文《佛教與儒教——形成中國思想者》，完成於距今約六十年前的一九五八年，公開刊行於一九六三年。日後，一九九三年於日本國內，依據荒木先生自身之見識，再度刊行《新版 佛教與儒教》。另外，日本海外則有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廖肇亨教授精確的中譯本《佛教與儒教》出版。故今日不局限於日本，《佛教與儒教》堪稱是研究佛教與宋明儒學者必讀的國際性學術文獻。

《佛教與儒教》這一專著，所以能確保其在近代化後的佛教史及宋明儒學史研究中無以倫比的學術卓越性，就在荒木先生發現所謂的「方法論」，並藉由導入此方法論而來解明佛教經典與宋明儒學典籍之根本思想。在荒木先生看來，貫通華嚴學之哲學、圓覺教之哲學、朱子哲學、王陽明哲學等底蘊的根本性價值觀，乃是「本來性與現實性」。日本戰後，荒木先生在楠本正繼教授的指導下，發現此一「本來性與現實性」，並將之作為方法論而撰作成《佛教與儒教》此一大作。而荒木先生根據「本來性與現實性」此一觀點，究竟闡明了什麼？先生於本書〈序論〉中明言道：「(形成中國思想的佛教與宋明儒學)應該將之作為一全體性、綜合性的民族思想發展運動而來加以掌握。正是在此種全體性展望之中，儒作為儒，佛作為佛，才有可能被正確定位，也才有可能探究包含儒、佛在內的中國思想之根本問

---

\* 難波征男，日本福岡女學院大學名譽教授。

\*\* 金培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題。」荒木先生發現這一所謂「本來性與現實性」的方法論，進而開展運用此一方法論的過程，先生於其自傳《釋迦堂への道》（往釋迦堂之道，1983）書中有比較詳細之論述。

然而，一九七〇年代某日，我們專攻中國哲學史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們，在九州大學文學院所開設的「中國哲學史講義」課堂上，卻有這樣一個機會恭聽荒木先生本人自行批判《佛教與儒教》。該堂授課的講義原稿，雖然是先生約莫於十年前的一九六四年所寫成的，日後則以〈宋元時代の佛教・道教に関する研究回顧〉（關於宋元時代佛教、道教研究之回顧）為題，收錄進《中國心學之鼓動與佛教》（1995）。根據該文，其中記載道：「荒木的《佛教與儒教》，雖然試圖檢證貫穿佛教與儒教的哲學性根本問題，並把握住思想變遷之核心，但因為急於追溯邏輯論證之開展，故欠缺社會背景之描寫，而此點堪稱是有待日後研究之課題。」

在那日的課堂上，介紹完〈關於宋元時代佛教、道教研究之回顧〉一文後，荒木先生沉靜地述說其決心：「《佛教與儒教》書中雖有所謂『滿是傷痕的青春』一語，然撰寫《佛教與儒教》那個時代的我，乃是滿是傷痕的壯年。所謂的人，並非只靠理性邏輯而活的存在，今後，我將把研究重心放在闡明實際生存的人的哲學這一歷史哲學研究。」此後，荒木先生為了超越克服「急於追溯邏輯論證之開展，故欠缺社會背景之描寫」的研究方法，而摸索嶄新的方法論，建構其獨自的歷史哲學。而就在荒木先生從事此一嘗試摸索的十年期間，我在先生的指導下，恭聽其中國哲學史的演習與講義等課程，研究明末清初之儒學思想。

而能恭聽到荒木先生真正的歷史哲學課，則是在一九七九年刊行的《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之生涯及其思想）一書甫完稿後，先生所開設的講義課堂上。其時，正是先生從九州大學屆齡退休的前一年。該堂講義課的魅力，就在每一堂課堂上，先生舉出了有關管東溟以及在思想上與管東溟站在對立面者，其兩者之間的對話，好讓我們在課堂中可以感受到彼等之生命氣息與透徹靈感的逼真臨場感，並在逐一解讀難解之相關文獻資料的過程中，體會到學問性的愉悅。

## 二、《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之意義及其泉源

然而，荒木先生為何會選擇明末的管東溟思想，來作為建構荒木歷史哲學的素

材呢？針對這一疑問的回答，荒木先生在《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之生涯及其思想》的〈前言〉中即說道：「在所有教祖性之思想皆從根底逐漸動搖的這一時期，雖說旺盛的危機意識如何地令人焦躁，但為求能對自己的主張帶來重點強調，而舉出教祖式的靈感，此事雖然乍見之下似乎有所矛盾，然其中卻有著單調的心學論爭所無法闡明殆盡的明末思想界思潮暗流的漩渦。對人與對超越者之間的對應關係、嚮往自由與希冀重建秩序、階層動搖與價值觀衝突等等，在此等問題之中，若只藉由傳統式教學尺度，儼然已經無法處理，故不斷等待著重新出爐的議論；而管東溟則以其自身的方式於其中挺身而出。因此，在指摘東溟思想之界限、取笑其固陋之前，或恐應該將東溟一而再、再而三所遭遇到，卻拼命試圖解決的諸多問題，一一仔細追索，挖掘其所以產生之原由。如此，方才是透過管東溟以理解明末思想界所不可或缺的要求。」

然則，無法滿足於歷來說理邏輯性的中國哲學研究方法，在研究管東溟思想形成過程這件事情上，撩撥荒木先生心魂的根源性衝動究竟為何？一翻開《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一書的扉頁上，供呈著如下寫給愛子的獻詞：

淒慘 慟哭 長崎之丘  
肝腦塗地而氣絕  
獻予釋知見童子之靈魂  
為求彌補此痛楚  
這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也不過就只是供品

所謂的釋知見童子之靈魂，指的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在長崎原爆中不幸被炸身亡的荒木先生伉儷之長男荒木知見。關於此事，以下謹引荒木先生《往釋迦堂之道》中之記載：

十六日上午九時許，孩子終於在防空壕內斷氣。生於爆擊之下又魂飛魄散於爆擊之下。鄰居們收集了一些倒壞了的屋宅的木板殘片，作成了一副小小的棺柩。

我和妻子輕聲誦著《阿彌陀經》，同時將吾兒亡骸放進靈柩中。在半山腰的芋頭田裏堆積碎裂木板，然後將那鄰居送的棺柩放上，由我自己點上火苗。「時運不濟的孩子啊，請你安息。」

暫時閉目合唱。火勢漸次增強，火焰向天竄升而上。猶記我在仰望那升天火

焰的當下，那些一路以來支持我的人生觀、世界觀、宗教觀等等，全都從根底瓦解崩壞。即使是一週以來，拼命徹底護守的「我執」，也成了一片死灰，燃燒殆盡。而所謂的戰爭，竟是如此強迫我等犧牲至此之物。

荒木先生的學問，是奉獻給其長男知見的鎮魂之物，是透過其長男知見的魂魄而奉獻予人類和天地萬物的供品。我在攻讀研究所期間，某日在暑假結束後去拜見荒木先生時，先生向我說道：「難波君，我今年又去了阿蘇高原，在那兒朝著天空，又盡情暢快地咆哮後而歸來。」這話荒木先生反覆說了三、四遍。其實，先生的長男知見與我同年，但早我三個月誕生。荒木先生的次男正見先生就曾說：「家父（荒木見悟先生）一生生涯，就是連結生命、連結家系、連結學問的人生。」

### 三、岡田武彥先生與荒木見悟先生所遺留下的課題

岡田武彥先生與荒木見悟先生二人，是在九州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室師事楠本正繼先生的同門，兩位先生皆居住在福岡市南區。較岡田先生年少十餘歲的荒木先生，在從事《朱子語類》、《楠本端山・碩水全集》之刊行作業時，屢屢騎著自行車到岡田先生府邸造訪。日本海內外的宋明思想研究者來到福岡時，我總是開車載著這些學者們，先到荒木先生府邸拜訪，接著再前往岡田先生府邸拜訪。前來拜訪的多數學者們，拜訪荒木先生時，主要多向先生請益有關宋明思想研究之諸多疑問；而拜訪岡田先生時，則在岡田先生府邸歡樂聚餐，歡談儒學思想。

荒木先生自九州大學屆齡退休時，改往位於三重縣伊勢的皇學館大學任教。當時岡田先生為了將其親自製作的朱熹字稿的拓本贈予荒木先生，也是由我開車載著岡田先生到荒木先生府上拜訪。我們一邊享用著荒木師母親手烹調的料理，兩位先生對談了約莫三小時，對話始終就是環繞著楠本正繼先生的回顧談。談話之中，兩位先生特別熱切的期盼，就是希望能夠將楠本先生之《宋明儒學思想の研究》（宋明儒學思想之研究）等著作，翻譯成外語出版。很遺憾的是，兩位先生在世時，這一熱烈期望並未能實現，故此事遂成為先生們留予下個世代的課題。